

陸官圖

著者 陳白



行印 虎書北東

圖官陞

著 廖白陳

行印店書北東



陸官圖

著作者

陳

白

塵

出版者
發行

東

北

書

店

住木斯 哈爾濱 東安
齊齊哈爾 牡丹江 北安

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
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
樂東 安遠 美賢 拜泉
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

印刷者

東北

日報

佳廠

元

價定冊每

佳. 4000 版初月九年六十三國民

編者附誌

『陞官圖』所寫的是蔣管區一個小小縣衙門的故事，實際上就是整個國民黨腐敗統治機構的一幅縮影。因為作者是處在蔣管區黑暗獨裁統治的環境下，受着嚴厲的劇本和演出檢查制度的束縛，不能直言無諱，所以作者巧妙地把他的故事和主題安置在一個『夢境』裏，但這並不妨礙他的現實性。

『陞官圖』裏面所寫的那些貪污、腐化、黑暗、無恥、傾軋……，是蔣管區，國民黨政府內『普遍存在的現實』（作者語）。劇中的人物，也無一不是現實人物的寫照。那些充斥在國民黨一切機構中的，逢迎諂媚，營私舞弊，苛征暴斂，囤積走私，腐化墮落的角色，在劇中都可以找到他們的化身。像不顧人民死活，大發國積財的財政局長；拍馬吹牛，靠裙帶關係來陞官發財的警察局長，以及滿口『廉潔政治』，而實際上視金條女人如命的省長等等人物，在今天國民黨政府的一切機構中，不是比比皆是嗎？而財

政局長與秘書長，知縣太太與馬秘書之間的鉤心鬭角，和國民黨內CC、復興等的派系鬭爭，又有什麼差別呢？

作者用巧妙的手筆，把今天國民黨政府內的一切醜惡與無能，都集中到他創造的人物身上來了。這是一部現在的國民黨政府的『官場現形記』。

對這些人物，作者顯露了他的最大憎恨。他藉一個演員的口說：『我們，要審判你們！』是的，我們要審判這些人民的吸血者！而且，我們必須努力爭取這偉大的審判日子到來！

爲陞官圖演出作

陳白塵

我爲什麼寫『陞官圖』？這是一個考驗。

陞官圖的演出，更是一個考驗。

政治協商會議完滿閉幕了，四項自由諾言，將次第實現了。我們寫劇本和演戲的都該有完全的自由了。但自由決不是僅僅寫作在紙上的，它要有『自由』的事實來作保證。

我知道『陞官圖』這劇本將要刺痛某一小部份人，但它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實，誰得否認它，那是諱疾忌醫。誰要承認它的真實，誰才有勇氣去改進它。今天不正是革新局面的時期麼？而承認與否認之間，這就考驗出『自由』的是否存在了。

而有着這種自由存在的時候，這劇本裏的現象才能根本消滅。反之，這種自由不允許存在，那這種戲即使不在舞台上演，還不是一樣永遠在生活裏演出？

所以，只有自由才能消滅黑暗。吝惜自由者也就是無異於助長黑暗。沒有一個作者當他沐浴於陽光之下，還願意回到暗室裏去找尋題材的。但他被幽禁於暗室之中，却永遠也不會描寫太陽。

我慶幸着這次演出。也希望着讓我從此沐浴於陽光之下。

目錄

編者附誌

為陞官圖演出作

序 幕

..... (一)

第一幕

..... (一五)

第二幕

..... (六五)

第三幕

..... (一二八)

尾 聲

..... (一六〇)

序 幕

時：一個淒風苦雨之夜。

地：一所古老的住宅。

人：老頭兒——這住宅中看門的。

闖入者甲——一個流氓，強盜。

乙——他的同夥。

景：是一座很敞亮的客廳，但由於夜晚，在一盞如豆的油燈之下，顯得空曠而陰暗。

陳設簡單，顯得好久沒有人住過了。

廳外天井裏一片漆黑。

左右有兩間臥室，門緊閉着。

油燈被風吹得搖幌不定。

「老頭兒——鬚髮蒼白，佝腰駝背，是年近八十的人了——手持鷄毛撢帚，從右首房間裏出來。」

老（用撢帚到處打掃着，一面自己囁咕。）灰沙，灰沙，……到處都是灰沙！……一天到晚吹不停的灰沙，……天吹暗了，地吹黑了，人也吹得迷糊了！……（看看天井）曉得什麼時候啦？

「風聲淒厲，電線在哀號着。」

老 噫！風更大了！

「燈光搖曳。」

老（走近客廳通向天井的落地窗，向天。）老天爺！你有個完沒有？……吹！吹！
「正當他一扇扇關窗時，隨風飄來了賣唱的歌聲：

「說鳳陽，

話鳳陽，

鳳陽原是個好地方。

自從出了朱皇帝

十年倒有九年荒！』

他傾耳聽着，一陣風吹去了歌聲，他也恨恨地關上最後一扇窗子。」

老 十年九荒！十年九荒！……十年九荒也罷了；十年倒亂了九年！……（搖頭歎息。）

「遠處傳來一聲女人的慘叫。」

老 ……這又是？……什麼世道啊！（再走近窗子靜聽，什麼又沒有了。）

「却來了雨聲。」

老 哼！又下雨了！……這是什麼天！什麼世道啊！

「風雨間歇地咆哮着。在那稍爲寧靜的剎那，又傳來一片混亂的叫囂：裏面有呼號，有慘叫，有怒吼，有呻吟，……但遠遠的很，風雨一響，又被淹沒了。」

老 （舉起油燈，傾聽片刻。爲之太息）……世道亂嘍！……大難臨頭嘍！（當他舉着

燈火走向對面房間，正想開門時，忽然清脆地響了兩槍。）

老（驚慌地立定。）又是什麼事？（走回來，向外照看了一陣。）老天爺，快點天亮吧！

「又是一陣槍響。」

老 難道……今兒夜裏都過不去麼？……唉！

「再向對面房間走去。開門，進去，正轉身來掩門之際：——」

通 向天井的落地窗被推開一扇，閃進一個人來，——闖入者甲，身着玄色長袍，頭戴黑銅盆帽，敞着領口，露出雪白襯褂。左手推門，右手端槍，搜尋着燈光的來源。」

「身後又閃出另一個人來：——闖入者乙，短襖褲，頭頂破氈帽，肩上揹負着偌大一個衣包。」

老（衝出來）誰？

甲（貼上後面的門窗，端正槍，低聲威脅地。）住口，再出聲打死你！

「乙躲藏在甲的身後。」

老（司空見慣，毫不驚奇）唔！……二位請坐！

甲 不許動！

老 噫，二位是客人，我們主人不在家，我這個看門的也得替主人招呼招呼呀！

甲（強迫地）不許你動！

老 噫噫，好漢請別動手！我這兩根老骨頭經不住你一拳的！

甲 那就少說廢話！

老 好，好，……（坐下）那末二位好漢要些什麼？

甲 要什麼？

老 說老實話，我們主人不在家，這兒是被光顧過不止一次了，值錢的東西早沒啦！就是這些笨重傢具啦！

乙（向甲一笑）這老傢伙倒大方！

甲（笑，拍老肩。）老頭兒！別怕，咱哥兒倆來不是那回事！只借你這兒躲躲風！

乙 你沒聽見槍聲嗎？

老 （看看他的衣包。）唔！……剛才就是（指他們）？

甲 對……你明白！——得了，話說明白，咱哥兒倆今晚在這兒躲一夜，天不亮就走，什麼也不碰你的。

「乙在背後正偷起一個花瓶，揣上身。」

老 這……這……

甲 怎麼着？

老 二位好漢來了，喜愛什麼拿了去，那是沒辦法的事；可是二位要住在這兒！……

乙 你要咱們那兒去？外邊偵緝隊還在……

甲 （打斷他，）老頭兒，怎麼樣，你說？

老 那人家要說我『窩藏——』

甲 （出槍逼之，）答應不？

老 （推開槍口）喂，你別急呀！我也沒說就不答應！

乙 你答應了？

老 (看看槍，) 有這玩意兒，有什麼辦法呢？……

甲 你知道它的厲害就行！(向乙，) 來，用繩子把他捆起來！——老頭兒，對不起，委屈你一夜。

老 要捆起我？

甲 不捆你誰敢保險？

老 (冷笑，) 我說呀二位好漢，我老頭子爬不動走不動，你還怕我逃？要說怕我走風，你們又沒搶我的拿我的，我犯得着？再說我這條老命，還想活兩年，我得罪了您，未必還想活？

甲 我瞧你也不敢！……

老 再說，我老頭子既然答應了二位住這兒，好人做到底，我還得給二位把把風。捆我起來不要緊，半夜裏有個風吹草動，誰給你報信？

甲 你會把風？

老 我住在門房裏，那兒有根繩子通到這兒，這兒您瞧懸着個鈴鐺兒；一聲有事，我將繩子一扯，鈴鐺兒一響，二位就可以趕緊預備，——這兒有門，通到後花園去（指右首房）。那一間（指左首房間）是睡房，一條死路，可走不通。

乙（商議地）就讓他去罷？

甲 老頭兒，我不怕你搗鬼！把好風，請你喝杯酒，出毛病，老子可要你命！

老（笑）可不是，我這條老命在您手掌心裏！

甲 那就快滾！燈留在這兒！大門關好，機靈點兒。有什麼動靜先拉鈴鐺。

老（遲疑起來）門房裏就這一盞燈……不礙事，就讓我睡在這椅子上罷。

甲 這椅子我要睡！去去！你看門！

老 唔唔，我去看門，我還要去看門，……鈴鐺就在這兒（扯了一下，）有了動靜，

我就這麼……

老（回頭）這個門是通花園的……

甲 知道了！知道了！

「老頭兒去了。甲向天井中張望一眼，即打開右首的房門。」

乙 是通花園的？

「甲又推開左首的門照一照。」

乙 還有床，老大，咱們睡在裏邊吧。

甲 伙計，那是條死路，沒有門！

乙 那？……

甲 這洋椅還不舒服？（檢張長沙發，）我睡這一張。

乙 也好。

甲 媽的，這房子倒不壞！

乙 像個衙門——

甲 （非笑地）你進過衙門沒有？

乙 （不好意思地）老大，您啦？

甲 我？（感慨系之地）哼！